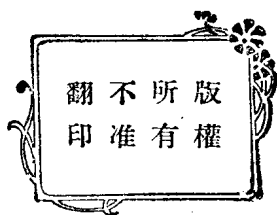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出版

足蕩寇志 (全一冊)

定價 大洋 九角

(外埠酌加匯費運費)

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本書負責校對者汪伯儒

本書特點

別部小說的續集或後傳，總有一種依傍的性質，脫離不了正書的範圍；獨有這部蕩寇志，雖大家都知道牠是續水滸傳而作，却自有牠一種獨立的精神。這是特點一。

強盜是不宜提倡的，是宜加以口誅筆伐的。蕩寇志最大的一個宗旨就在此。舍此以外，併辨明何者是真忠真義，何者是假忠假義，隱隱地寓有一種勸懲之意。這是特點二。

在水滸傳中，這一百單八將，關於他們的結局，是沒有明白的交代的；而在蕩寇志中，却把牠們歸結得清清楚楚，一個也不遺漏。這是特點三。

在一部小說中，最不容易措手的，就是佈局的一樁事。這部蕩寇志，却能以佈局周密勝；何者是伏筆，何者是應筆，線脈清楚，一點都不含糊。這是特點四。

本書著者俞仲華，在隨官廣東的時候，曾親身經歷過盜匪的變亂好多次；併以從征有功，還得到了小小的一點功名。所以，他對於盜匪的情形，很爲熟悉；寫來自是親切有味，和鬻壁虛造者不同。這是特點五。

蕩寇志也是一部描寫戰爭的小說，全書中所敘及的戰役，共計起來，大小不下數十起；却各有各的特殊情形。而是書著者又是身經戰陣的，對於行軍用兵之道，頗能瞭如指掌；所以寫來非常生動。在這形形色色之下，使人恍同置身戰場之上，有類目覩的一般。這是特點六。

蕩寇志中的人物，多至數百人，較水滸傳有過之，無不及。現在，我們作了一種人名辭典。如此，全書中這許多人的聲容笑貌言行舉動，都給這辭典囊括無遺的了。就是在未讀正書以前，先把這辭典來瀏覽上一下，也能知道書中的一個梗概的。這是特點七。

這部蕩寇志說部的寫成，究竟經歷了多少時候？又是怎樣的一種情形？著這部書的俞仲華，他的寫小說是出於何種的動機？他個人的歷史與夫所處的時代又是怎樣的？這大概都是愛讀蕩寇志的一般人們，所很想知道的幾

個問題吧？如今，我們已在正書的前面，寫上了小小的一篇考證；在那裏，關於以上的這幾個問題，都一一有了很簡明的答案了。這是特點八。

以上所舉的八大特點：前六點，是關於蕩寇志正書方面的；後二點，則關於牠的附件方面。併在這裏聲明一句：此外，尚有許多的特點，如關於地理寫有詳考，關於校對非常認真……等等，恕不一一舉述了。

本書標點符號說明

一。表一句的收束。例：原來是青草堆裏，許多秋蟲在那裏唧唧嘈嘈的亂唱亂叫。

二，表一頓或一讀。例：只見那些人來來往往，也有騎馬的，也有坐轎的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貧的富的，流水也似的行動。

三；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。例：只見三通鼓罷，將臺上黃旗招貼，馬軍隊站在第一層；紅旗招貼，大礮鳥鎗隊站在第二層；藍旗招貼，弓弩隊站在第三層；黑旗招貼，刀牌隊站在第四層；白旗招貼，長鎗隊站在第五層；二十萬兵馬，共分五層，旌旗飄動。

四：（甲）表冒下文。例：『曹州有可乘之機五，請爲老師陳之：曹州之供障，曹南山也，今賊不於曹南山屯兵鎮守，則曹南無犄角矣，可乘一也；烽火警汛，多不盡善，可乘二也；聞守曹州者爲輩平，輩平雖東平名將，然勇則有餘，而謀實不足，可乘三也；而更有天假之便者，宋江吳用遠在蒙陰，呼應不及，可乘四也；曹州，濮州，疆域毗連，而賊乃將守濮州之林冲，亦調向蒙陰，則曹州孤而無援，可乘五也；有此五利，而不乘機進取，則曹州又不知何日復矣。』

（乙）表總結上文。例：『一者，事成之後，乞留李應一命，望勿決心殲戮；二者，閣下勿爲輔樑鉅功邀賞；以使天下後世，知魏輔樑之除李應，非爲一身之榮，實爲朝廷除害也。』

五？表疑問。例：『甚麼事不好？』

蕩寇志志考

一 蕩寇志不同於其他小說的續集或後傳

撰續集寫後傳是出於喜歡依草附木的一種心理

愛寫續集或後傳的也自有他們的理想和希望

十分掃興，恨不得再來上這們的一部。又，每部小說在煞尾雖照例有上一番結束，然總有結束不完的事情，而讀者們每喜這些個事情有上一番明白的交代的，倘能由此而掀起一番波瀾來，那是更其妙了！於是，續集或後傳的刊行，很能適合於人們的需要。如此，那裏還會得不到讀者們熱烈的歡迎呢？

事實和理想相反續集或後傳十有八九得不到好評的

可是，事實與理想每不能怎樣的符合。在如此的一個情形之下，你這部續集或後傳，雖是僥倖地得以傳了；但要人家熱烈地歡迎這部小說，稱讚這部小說，却還是另外一件事，常常一個弄得不好，或者反要給人家譏諷上一聲：『畫虎不成反類犬！』這恐怕不是一般喜寫續集或後傳的人們在事先所料想得到的吧！例如八十回原本紅樓夢之後，又有高鶚續作的四十回；更又有什嗎紅樓後夢、紅樓夢、紅樓復夢、紅樓補夢……等等，共計不下數十種，鬧得一個烏煙瘴氣，然而試問，高鶚的續作，究能悉如人意否？而在這十多種續作之中，又有那一種能稍微得到人們的一些好評的？

這差不多已成了很普遍的一個現象：一部小說不問他是怎樣的一種性質，祇要能風行於世；一般文人每喜爲之撰續集，寫後傳，忙得一個不可開交的！其實，這也祇是喜歡依草附木的一種心理的表現罷了！

在他們的意想中，以爲這部小說既能如此得到民衆的歡迎，那寫起續集或後傳來，

祇消稍能過得去的話，一定就可附驥尾以傳的。這不是事半功倍嗎？同時，又知道一

部小說不論牠的篇幅是怎樣地長，當人們讀得非常高興之際，一見快要完了，一定

十分掃興，恨不得再來上這們的一部。又，每部小說在煞尾雖照例有上一番結束，然總有結束不完的事情，而讀者

們每喜這些個事情有上一番明白的交代的，倘能由此而掀起一番波瀾來，那是更其妙了！於是，續集或後傳的刊

行，很能適合於人們的需要。如此，那裏還會得不到讀者們熱烈的歡迎呢？

可是，事實與理想每不能怎樣的符合。在如此的一個情形之下，你這部續集或後傳，雖是僥倖地得以傳了；但要人家熱烈地歡迎這部小說，稱讚這部小說，却還是另外一件事，常常一個弄得不好，或者反要給人家譏諷上一聲：『畫虎不成反類

此外，在其他的小說中，更有不少的例。

續集定次於正集成
爲普遍的一種心理

從此，凡是一部小說的續集或後傳，不論牠是寫得好或是寫得不好，總給人家看低一着的了。這因爲，早有『續集定次於正集』的一種心理，在一般人中普遍地存在着！

俞仲華的蕩寇志是例
外牠具有獨立的精神

但是，俞仲華的蕩寇志，雖人人都知道，牠是繼續水滸傳而作的；却又另作別論，算是一個例外。此無他，牠和其他小說的續集或後傳，情形的確有些不同：在其他的續作中，不論牠們是在正寫或是在反寫，總脫離不了正集的範圍；獨有這蕩寇志，名雖是水滸傳的後傳，自有牠一種獨立的精神，併不有絲毫要依傍水滸傳的意思。實言之，不但牠所具的見解是獨立的，便是牠所描寫的事實也是獨立的。何況，俞仲華的所以寫這部蕩寇志，實把水滸傳目之爲洪水猛獸，大有一手推翻牠打倒牠的意思呢？這一來，蕩寇志，水滸傳自是水滸傳，就牠們的精神方面而言，決計不能併而爲一的了。

蕩寇志非
後水滸

不過，有些人不明白這一種的情形，還以爲蕩寇志就是後水滸，這是大誤而特誤了！按後水滸自有其書，那是從一百十五回英雄譜本忠義水滸傳中，截取六十七回至結末一名蕩平四大寇傳的便是。此外，另有一種後水滸傳，全書共四十回，爲明末陳忱所作，而托名於古宋遺民者。照我看來，這部書的價值，似乎都在蕩寇志之下的。

一一 蕩寇志的時代性

一要明白俞仲
華所處的時代

那嗎，俞仲華爲什麼要寫這部蕩寇志呢？這倒也並非十分偶然的。第一，先要明白他所處的時代：他是生於清嘉慶年間，而卒於道光己酉年。這時候上距清朝開國既久，已過了一百多年太平的日子，天下又漸漸地騷亂起來。什嗎？「白蓮教之亂」，什嗎？「鴉片之變」，什嗎？各地土匪

的橫行，都是鬧得一個不亦樂乎；而最大最大的一「洪楊之亂」，還正在醞釀之中而沒有爆發出來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可算得是盜匪最猖獗的一個時候。

二要知道俞仲華個人的歷史

第二，又得知道他個人的歷史：那在他兄弟俞蠡所作的那篇蕩寇志序中，敘述得頗爲詳細。如今，把有關係的一段，節錄在下面：

……余兄弟七人，仲華乃次兄也。幼失怙，錢太淑人撫養成立。家藏書萬卷，兄數年卒其業，於古今治亂之本，歷代興廢之由，罔不窮其原委，下至稗官小說，風俗所繫，人心攸關，尤注意焉。弱冠，侍先大夫遊於粵，嘉慶中葉，黎民滋事，先大夫奉檄奔馳，兵不及發，挺身前往，至珠崖城下，時已昏黑，黎衆執火持械，如燭龍萬丈，由山谷間蜿蜒而下，城內外居民，哭聲不絕。先大夫下令曰：『毋恐！盡出爾礮械燭炬，張施於女牆上下。』霎時星斗燦陳，雷霆驟至，震耳駭目，而火光之蜿蜒於山谷間者，屹然而止。乃斂得實情，激於營弁之苛索，遣人諭之曰：『大兵至矣！深知爾輩苦情，不忍遽加以戮！其聽我諭。』單騎入賊，賊不敢動，執二人歸，訊之，皆漢人，以水潑傳奇，煽惑於衆，適有苛索之事，遂成斯變。於是殲厥渠魁，而以歲歉饑民，鼓噪具報，乃寢其事。道光初葉，先大夫權篆桂陽，有敝囚羅喜密報曰：『土棍梁得寬，結會萬餘人，推生員羅輞爲宋大哥，將起事焉。』時先妣錢太淑人隨從任所，佐先大夫內助，悉從寬厚，仁慈惻隱，四境交推，而於獄囚尤爲體恤。羅喜援赦出囚，不忍去，涕淚交流，次日負薪以獻，密告此事。蓋桂陽與楚南毗連，難出於獠匪之間，梁得寬嘯聚兩省愚民，約期起事。先大夫於其未集之先，調所部兵目，及三江協標下兵弁，會獵於鹿鳴關外之猿臂寨，從間道出，獲首要百餘人，起出叛逆歌詞及入會姓名籍貫偽冊等件，約有萬人，多係無知良民，被其逼脅入會。先大夫熾火於庭，焚其偽冊，衆皆愕然。梁得寬大聲疾呼曰：『獄上必盡發乃止！』立斃杖下，毀其器械，夷其巢穴，除其強梗，而民心始定。時學政白小山太老師按臨州郡，述於大吏。道光十二年，楚有趙金龍之變，以先大夫得是處民心，檄守兩省邊徼，龍光所云兄負羽從戎，即此時也……

觀此，可知俞仲華當隨官粵東的時候，曾親身經歷過盜匪的變亂好多次，還曾親自「負羽從戎」的。併在這幾次

的匪亂中，使他得悉水滸傳實是一部誨盜之書，鄉里小民的敢於揭竿作亂，全是受著牠的一種影響呢！

俞仲華的寫蕩寇志正是基於以上的二個原因

爲了上面所說的這二個原因，他因此把一切的盜寇恨得咬牙切齒；又把水滸傳也看得同洪水猛獸一般的可怕，覺得有糾正牠的謬誤的必要。同時，又從正史上看出，宋江受招安，討方臘，實是沒有這件事的，而被張叔夜擒拿正法，這一個傳說，却較爲可信。於是，他便揮起如椽之筆，作起這部蕩寇志來，在他的口誅筆伐之下，務使梁山泊上的一百單八將，出盡了乖露盡了醜，馴至一齊送了性命，一個也不遺留，他方始於心稱快呢！

蕩寇志是爲時代的關係而產生

然而一言以蔽之，也祇是一種時代的關係。倘然俞仲華不是生於盜匪如此猖獗的一個時代，恐怕也不見得把水滸傳中宋江等一般人，這樣地深惡痛疾吧？

三 對於蕩寇志的略評

俞仲華所以寫蕩寇志的第一個見解

俞仲華是和金聖嘆懷有同樣的一個見解，以爲宋江實是一個假忠假義的人，所以，照他們二人的眼光看來，在施耐菴的七十回本水滸傳中，一寫起宋江來，總是言在這裏，而其實意在那裏，處處有上一種「皮裏陽秋」。因此，他一見後水滸中竟把宋江寫成一個真忠真義的人，併說宋江等一夥人，受招安，討四寇，一個個都替皇家効起力來，他就大大地不以爲然了。於是，他在正書前面小小的一段引子中，一則曰：『從此天下後世，做強盜的，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子，心裏強盜，口裏忠義，殺人放火，也叫忠義，打家劫寨，也叫忠義，戕官拒捕，攻城陷邑，也叫忠義。看官！你想，這算甚麼話？真是邪說淫詞，壞人心術，貽害無窮！』再則曰：『莫道小說閒書，不關緊要，須知越是小說閒書，越發傳播得快，茶坊酒肆，燈前月下，人人喜悅，個個愛聽。』他的話真是說得非常憤慨！如今，我們且不去評論他這些個話究竟是對不對，然而，由此可使我們知道，他的寫這部蕩寇志，併不是出於怎樣的隨便，實是有上他自己認爲不錯的種種見解的。而以上所講到的，

就是他所以寫蕩寇志的第一個見解。

俞仲華所以寫蕩寇志的第二個見解

又宋江等一夥人的所以做强盜，都是由於官吏的逼迫；在這等地方，常常能得到人們十分二的諒解。但他老先生又大大地不以爲然，因又故意寫出陳希真、范成龍、祝永清、劉廣……等一般人來，他們也是同樣地受了官吏的逼迫而做强盜的。同時，又把陳希真等一夥人和宋江等一夥人作同樣的寫法，倘然試一比較之下，但見前者自是真忠真義，後者却是大奸大惡，不可同日而語！以見人們對於宋江等有上這一種諒解，實是不甚應當。這是他所以寫蕩寇志的第二個見解。

根據著這二個見解，又經他加上種種的點綴，這部蕩寇志便是如此地成立下來了。

蕩寇志的佈局很爲周密

至於蕩寇志在佈局方面，可說得很爲周密。宋江是怎樣的一個下場，武松又是怎樣的一個下場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，而且下筆也大有分寸。顯見得俞仲華在寫此書以前，早已胸有成竹，故能十分自然，一絲不亂至是。又按：牠這部小說一名結水滸，這個名稱倒也取得一點不錯，牠在「蕩平梁山泊羣寇」這一個宗旨之下，確能把水滸傳歸結得清清楚楚的。

在個性的描寫上蕩寇志是及不上水滸傳的

但也有一個美中不足處，那就是牠在「個性的描寫」上，却是萬萬及不上水滸傳的。所以，在水滸傳中，我們可以見到武松、魯智深、李逵、林冲……等等十多個生龍活虎似的人物，而在蕩寇志中，却祇有陳麗卿、陳希真……等三四個人，尙還描寫得差強人意。這大概是爲文學的技能所限吧？

魯迅對於蕩寇志忠實的批評

當代大文學家魯迅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，對蕩寇志下了一個批評：書中造事行文，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，采錄景象，也頗有施羅所未試者。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，蓋差爲佼佼者矣。

這幾句話，說得非常公允而確當，而在蕩寇志本身，却真是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的了！至舊刻本中所有范辛未、邵祖恩二人的眉批和夾註，雖是逐段皆有，頗費心血，然細按之，反覺無關宏旨，不能像魯迅先生這幾句話說得的扼要。

因此，在這個新標點本中，我們一齊把來刪去了。

四 蕩寇志著者的略傳

俞仲華一
生的略史

關於蕩寇志本身的大概已沒有什嗎話可說。現在，我們要一敘述本書著者的歷史了。俞仲華，名萬春，別號忽來道人，乃是浙江山陰人。他的誕生大約在清朝嘉慶年間。早年博讀羣書，併下及稗官小說；因此，他於文學方面是有相當的修養，併相當的根柢的。弱冠既屆，他父親到廣東去做官，他也隨至任所；從此，他的足跡，即隨其父親宦游之轍而移轉。獠民之變，從征有功，議敘，他居然也得了小小的一點功名了。後來，他父親大概是死了，他隨官的生活也就於此告終。而他是擅岐黃術的，因到杭州去行醫，併結廬於玉屏山下。他為人本來倜儻，至是，更能澹泊自甘，不以功名榮利爲念。爲人治病有暇，輒以酒一壺，鐵笛一枝，分繫牛角，遊行於西湖之上。凡是見到他的，都佩服他的風流瀟灑。晚年塵念益淡，皈依道釋。在他臨死的時候，還唸誦了金剛經一百遍；那一天正是道光己酉年的元旦日。

蕩寇志耗了俞仲華
二十二年的心血

至他的寫蕩寇志，乃是始於丙戌而迄於丁未，首尾凡二十二年，但仍是『未遑修飾而歿』。講到二十二年，可說是很悠久的一個時期；然在以前的時候，併不算得是怎樣希罕的一樁事，頗有許多著作家，窮畢生的心血，始著成了一部書的。直至咸豐元年，始由其子龍光把這部蕩寇志修潤一過，鐫板行世。他除了本書之外，尚有騎射論、釋醫學辨症、淨土事相……等書，皆屬稿而未鐫。就以上所敘述的看來，俞仲華一生的歷史，不能說是怎樣的得意，僅藉蕩寇志一說，部留傳了他的身後之名。然則，這是他的幸呢？還是他的不幸呢？我們可不能下一斷語了。

俞仲華藉蕩寇志而留身
後之名是幸呢抑是不幸

二二七四君狂於上海

作者自序

仲華十有三齡，居京師之東長安街。夢一女郎，仙姿絕代，戎裝乘赤驪，攬轡謂仲華曰：『余雷震上將陳麗卿也；助國家殄滅妖氛，化身凡三十六矣。子當爲我作傳。』仲華唯唯，將有所問。驚寤裂空，電徹流地，簷頭瀑布澎湃，悸而悟，靈爽不可接也。

仲華夙好事，既感斯兆，經營屢屢，而未懷志。偶見東都施耐菴先生水滸傳，甚驚其才，雖誦迴環，追尋其旨，覺其命意深厚而過曲，曰：是可藉爲題矣。踵而要其成，隨時隨事，信筆而發明之，謂真靈付囑也可，謂仲華附會也亦可。嗟夫，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，耐菴固已先言之矣。夢則嘉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漏三下。

忽來道人自題。

原序一

客有以蕩寇志問於余者曰：『仲華一韋布之儒，手無尺寸之權，海內昇平日久，人心思亂，患氣方深，仲華獨隱然憂之，杜邪說於既作，挽狂瀾於未倒，憂世之心，可謂深也已矣。立說之旨，可謂正也已矣。然而附仙女之真靈，托長安之一夢，抑又何其誕耶？是必有說以處此矣，敢以質之吾子。』

余乃瞿然曰：『微子言，余亦幾忘之矣。嗚呼！余兄弟七人，仲華乃次兄也。幼失怙，錢太淑人撫養成立。家藏書萬卷，兄數年卒其業，於古今治亂之本，與夫歷代興廢之由，罔不窮其原委，下至稗官小說，風俗所繫，人心攸關，尤致意焉。弱冠侍先大夫遊於粵，嘉慶中葉，黎民滋事，先大夫奉檄奔馳，兵不及發，挺身前往，至珠崖城下，時已昏黑，衆衆執火持械，如燭龍萬丈，由山谷間蜿蜒而下，城內外居民哭聲不絕。先大夫下令曰：『毋恐，盡出爾藏械燭炬，張施於女牆。』

上下。霎時星斗燦陳，雷霆驟至，震耳駭目；而火光之蜿蜒於山谷間者，屹然而止。乃敕得實情，激於營弁之苛索，遣人諭之曰：「大兵至矣，深知爾輩苦情，不忍遽加以戮，其聽我諭。」單騎入賊，賊不敢動，執二人歸，訊之，皆漢人，以水澗傳奇煽惑於衆，適有苛索之事，遂成斯變。於是殲厥渠魁，而以歲歉饑民鼓噪具報，乃寢其事。道光初葉，先大夫權篆桂陽，有敕囚羅喜密報曰：「土匪梁得寬結會萬餘人，推生員羅輞瑞爲宋大哥，將起事焉。」時先妣錢太淑人隨從任所，佐先大夫內助，悉從寬厚，仁慈惻隱，四境交推；而於獄囚尤爲體恤。羅喜援赦出囚，不忍去，涕淚交流，次日負薪以獻，密告此事。蓋桂陽與楚南毗連，雜出於猶匪之間，梁得寬嘯聚兩省愚民，約期起事。先大夫於其未集之先，調所部兵目，及三江協標下兵弁，會獵於鹿鳴關外之猿臂寨，從間道出，獲首要百餘人，起出叛逆歌詞及入會姓名籍貫偽冊等，約有萬人，多係無知良民，被其逼脅入會。先大夫熾火於庭，焚其偽冊，衆皆愕然。梁得寬大聲疾呼曰：「獄上，必盡發乃止。」立斃杖下，毀其器械，夷其巢穴，除其強梗，而民心始定。時學政白小山太老師按臨州郡，述於大吏。道光十二年，楚有趙金龍之變，以先大夫得是處民心，恪守兩省邊徼，龍光所云兄負羽從戎，即此時也。先大夫祕言其事，不欲自詡其功，兄之自序，蓋從先志焉。兄生於都中，幼時多疾，有女冠陳麗卿者愈之，故云。但是書之作，始於道光六年，與兄夜坐，約三更後，星光如節盡下西北隅，少頃一大星復起，衆星隨之。兄曰：「太白侵闕，亂將作矣！」孰知羅貫中之害，至於此極耶？「曉白諸庭。」先大夫命兄作是書，命五弟另作補史正氣錄以輔之。更五弟之名曰輔清，予於乙未科旋里秋試，晤兄於武林，其書甫就。迨庚子科復往，則書又盡刪，蓋三易其稿云。道光己酉仲春，得兄訃音，附遺函一帙，知兄於是年元旦誦金剛經百遍而逝。其書曰：亂始於廣東，亂終於廣東。（厥後果殲於粵東之潮嘉境內，其賊乃平。）予馳書於其子龍光，詢是書，而午橋徐君已梓於姑蘇矣。仍歸板於越，蓋義舉也。其時龍光尚存，曾受知於羅蘿村先生，以經學冠吾越郡。未數年，僅存二嫂一人，售此書爲生；日久板漸漶滅，仍寄徐君補刻。詎姑蘇城陷，而板亦毀棄無存，吾鄉相繼蹂躪矣。二嫂被害，兄之一脈，於是乎絕。哀哉！荒樹疊疊，遠在數千里，祭掃無人，中表錢湘貸金續刻是書，以營窀穸之資，板存於錢氏旅邸。予以第四子司其烝嘗，俾有所歸云。」

客去，予乃喟然嘆曰：「古今來史乘所載，事多失實，忠孝所存，有不能逕行直達者，而姑以杳渺之讀出之，固不僅

蕩寇志也！予不能爲親者諱其善而直陳之；人倘有以此見誚者，則誠無言以對矣。所可惜者，袖史錄已付紅羊之劫，不與之俱傳耳！

同治辛未仲夏，弟晴湖俞彞謹誌。

原序二

噫！著書立說之未易言也！古人慎之又慎，而猶未敢筆之於書；誠以卷帙一出，即爲世道人心所關繫，非可苟焉已也。然而世之懷才不遇者，往往托之稗官野史，以吐其抑塞磊落之氣，兼以寓其委曲不盡之意；於是，人自爲說，家自爲書之流弊起焉。蓋不離乎奸盜詐僞數大端，而奸也詐也僞也，害及其身；盜則天下之治亂繫之，尤爲四端之宜杜絕，而不容緩者！此蕩寇志之所由作也。

且夫爲盜者，誠有罪矣；爲上者迫之使盜，不尤重乎？高俠蔡京輩，卒未能倖逃法網，其果報固已彰彰矣！推之一官一邑，司牧者判一詞，決一獄，未能衷諸天理，準諸人情，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怨氣充積，由微至著，釀成厲階，變速者禍小，變遲者禍大，不必其忍并生靈，狂瀾橫起也；而血氣心知之倫，夫固已騷然動矣！

咸豐三年五嶺以南，萑苻四起，以絳帕蒙首，號曰紅兵，蜂屯蟻聚，跨邑連郡。於斯時也，櫓槍曉碧，烽火晝紅，惟佗城巍然獨存，危於繫卵。當道諸公，急以袖珍板刻播是書於鄉邑間，以資勸懲。厥後，漸臻治安，謂非是書之力也，其誰信之哉！

庚午秋，予將有珠江之行，道出玉屏山下，仲華之故居在焉。謹以紙錢一陌，麥飯一盂，奠於忽來道人之墓下；殘碑臥倒，荆棘縱橫，夕照寒烟，蟲聲如雨，徘徊久之，而不能去。長老曰：『歲時烝嘗，賴吉甫耳。爾來典質以供，不致餓而第日後則未可料也。爲我告吉甫云：清介自持，徒自苦耳！』及至粵，以告卒，卒不能易其操，命也！殆將窮餓以終其身乎？而仲華之窀穸奚賴耶？

於是，以蕩寇志盛行於大江南北；鉅本之有批註者，爲髮逆所嫉，毀於姑蘇。當時有識者曰：『賊其遂亡乎？自知其非義而去之也！』已而果然。乃從沈觀察乞書於楚南太守周鐵園，又從姚君慶堂於唐君午峯處，得副本以較訂之。諸公好義，樂於從事，而是書遂成。吾乃解囊以助工。賁吉甫致板於予曰：『姑償汝貸，而後歸之。』固却不允。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，至老而彌堅也。

因而思夫淫辭邪說，禁之未嘗不嚴，而卒未能禁止者，蓋禁之於其售者之人，而未嘗禁之於其閱者之人；即使其能禁止之於閱者之人，而未能禁之於閱者之心，今則并其心而禁之，此不禁之禁，正所以嚴其禁耳。況是書也，旁批箋註，鴛鴦之繡譜在焉；若從而刪之，徒以供牧豎販夫之一噓耳。昔板橋氏自序其集曰：『有私刻以漁利者，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。』吾於是書亦云。

慈谿瑟仙錢湘序。

原序二

夫防亂於未亂之先，智雖竭而心猶慮其不足；啓亂於未亂之始，機一動而禍已伏於無窮。六經四子之書，所以絕人心之私僞，即以杜斯世之亂萌也；而後世猶有敢於縱恣以肆行而無忌者，況復有啓之者歟？施耐菴之有水滸傳也，其中一百八人，雖極形其英雄豪傑之義氣，而實著其鴟張跋扈之非爲。不然，當四海一家之時，而雄據一隅，以自行其志，名之曰聚義，誰非王士，誰非王臣，天下豈有兩義乎？迨至有羅貫中之後，水滸出，直以梁山之一百八人爲真英雄，真義氣，而天下之禍，即由是而始。予少時每遇稗官小說諸書，亦嘗喜涉獵，而獨不喜觀前後水滸傳奇一書。蓋以此書流傳，凡此世之敢行悖逆者，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爲詞，反自以爲任俠而無所忌憚，其害人心術，以流毒於鄰國天下者，殊非淺鮮。近世以來，盜賊蠭起，朝廷征討不息，草野奔走流離，其由來已非一日，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，托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？

俞君吉甫，次兄仲華先生，少年穎悟，博習羣書，凡天人性命之書，以及稗官野史之說，無不瀏覽，浹洽貫通，卓然爲一代碩儒，不獨浙之名士而已。先從尊人先大夫宦遊粵東，既而歸浙，著蕩寇志一書，由第一回起，直接水滸，又名之曰結水滸傳。以著水滸中之一百單八英雄，到結束處，無一能逃斧鉞。俾世之敢於跳梁，藉水滸爲詞者，知忠義之不可僞托，而盜賊之終不可爲；其有功於世道人心，不爲小也。邇來賴聖天子威靈，兩宮皇太后厚福，凡跳梁小醜，無不俯伏授首，字內漸次蕩平。耐菴貫中之前後水滸傳，貽害匪淺，仲華先生之蕩寇志，救害匪淺，俱已見之於實事矣。昔子輿氏當戰國時，息邪說，拒詖行，放淫詞，韓文公以爲功不在禹下，而吾謂蕩寇志一書，其功亦差堪彷彿云。

仲華性倜儻，澹泊，不以功名得失爲念，以酒一壺，鐵笛一枝，分繫牛角，遊行於西湖之上，自號爲黃牛道人。其於人世軒冕，不啻視若泥塗。以岐黃行世，復著有醫學辨症，屬稿未鐫。設使有志功名，出其文經武緯之才，以拯斯民之水火饑溺，其勲業吾知其必有可觀也。雖然，仲華功雖不在當時，而蕩寇志一書，其功匪淺，抑亦可以不朽矣。余雖不獲與仲華遊，幸與吉甫遊，常聆其言，因得以慨想見其梗概焉。

吉甫胸襟恬淡，拙於逢時，雖迺遭淹塞，一笑付之，恂恂然於心，無忤也。將續刻是書，因贅其言於左。

時上章敦牂臘月，桂林半月老人序於羊城之掃閣軒。

三國演義 足本

三國演義婦孺皆知 百讀不厭

本書係精選善本廣事考訂大增材料而成
此書描寫勝人。佈局勝人。行文勝人。情節勝人。

流行數百年
暢銷不敵

精心校勘

字體清爽。

閱
讀
便
利

與衆不同

▲ 精裝一巨冊

一價
元洋

特價五角

寄費 七分半

點特書本

三國形勢圖	三書特點	三國演義考	標點符號說明	原序	凡例	詞目	正文	人名辭典	地理辭典
插頁	趙君狂者	編者	席漢居士	毛宗崗	一百二十回	一百二十回	一百二十回	趙君狂者	李崇孝